

十五歲的阿爾伯托·賈科梅蒂 (Giacometti Alberto, 1901-1966)，用路費買了一本羅丹的書，以致在風雪夜走了整宿才回到家。不過時光推移，他不再做比例精緻而龐大的雕塑，也沒有成為羅丹的信徒，反而成為了批判者。他的雕像細長如刀鋒，像夜間行走在深巷中的人，結着化不開的愁怨。他的母親這樣感嘆道：「無論如何，他沒有做出什麼美麗的東西出來。」然而，在本月紐約蘇富比的夜拍中，《雙輪車》以逾一億 (100,965,000) 美元的成交價一舉奪魁。這可不是他的作品第一次衝過億元 (美元) 大關。當瘦削的軀幹，面對豐滿的真金白銀，還有什麼比時間更有趣。 本報記者 成野



▲賈科梅蒂《雙輪車》

紐約蘇富比這樣介紹《雙輪車》的創作始末：一九三八年，阿爾伯托·賈科梅蒂在巴黎街頭正思念着自己的戀人伊莎貝爾，卻不幸在聖女貞德的鑲金銅像前被車撞倒。他對之後住院的經歷感受非常深刻，驚嘆於「叮叮作響的藥車」，為其創作視野的一大轉捩點。多年過後，那段回憶終於成形，他在腦子裡完整構思出《雙輪車》。「一九四七年，它已經清晰地立在我的腦海裡，似乎已經完工」，賈科梅蒂這樣告訴他的經理人皮耶·馬蒂斯。「到了一九五〇年，我必須把它做出來，雖然對我而言那已經是一段往事。」

《雙輪車》的戰爭記憶

其時，戰爭剛過去，驚恐與憂鬱在全球瀰漫，而這個時期卻是賈科梅蒂創作巔峰時期。《雙輪車》呈現站在巨大雙輪戰車上的女神。一九四〇年以後，他以火柴桿式細如豆芽的人物造型，被視為對戰爭傷痛的揭示。不過，筆者認為賈科梅蒂表達的戰爭傷痛，更應該被歸納為個體的視覺以及情緒記憶。他畢竟太特別，太特別了。

或許，應該讓我們從他年少時的不愉快經歷說起。賈科梅蒂呆坐在畫室裡，手足無措地望着暴怒的父親。這不過是一次畫梨子的練習。卻不知道為什麼，在他的視覺中，梨子變得愈來愈小起來。他父親看了之後，非常憤怒，於是又把它改成「正常」的大小。可是等他再去畫時，他仍不能不按照他自己所看到的大小作畫。

如果我們還能看到畫中的梨子，或許能聯想到他以火柴桿式細如豆芽的人物造型。賈科梅蒂這樣論述真實與視覺的關係，「如果我望見對面一位女士，她看起來是那麼渺小，我對在那個空間中行走的微小形體感到奇妙，看着她愈來愈小，我的視線範圍卻變得大幅度擴大。」「另外，如果這女人對我再靠近一點，我無法對她觀看時，她的存在也就幾乎終止了。要不就是情感慘淡進來；我想碰她，不是嗎？觀者的興趣已經完全消失了。」

對真實的固執

賈科梅蒂雕塑中對真實的追求，在各家的評論中，總結為「真實的固執」。筆者可嘗試做一些簡單的闡述，比如，作為觀者，你是否曾在作品中感受過距離？他

的粉絲之一、存在主義大師薩特說的比較懸。薩特說，他是利用雕塑周圍的真空，創造了能與觀眾保持一致的距離，並且使雕塑本身生存在由他們獨特的距離，所構成的更為狹小的空間裡。所以一九三〇年參加超現實主義運動的他，注定了超現實主義的叛徒。他的創作很快被幾乎所有超現實藝術家們視為一種背棄，並召開了一個會議，指責他對超現實主義的不忠。賈科梅蒂走出會議室，他本就不該屬於任何團體。

賈科梅蒂這樣評論羅丹：「羅丹在塑造半身像時仍然運用着測量手段。他並沒有按照他在空間中、在某段距離上實際看到的樣子——如同我現在隔着我們之間的距離看到你那樣——去塑造它。」當你觀賞一幅古典主義的畫作，你和作品有最合適的觀賞角度與距離。但觀賞雕塑沒有這樣的金科玉律。而賈科梅蒂的作品是在幽幽黑暗中的一個身影。你無限走近，還是那個身影，你們永遠都無法擦肩而過。賈科梅蒂裁掉空間，湧現上來的是氛圍。

離群索居者

當觀者與作者的視角貼近，情緒似乎也跟著貼近。戰後充滿灼燒感的痛楚和未散去的憂鬱，賈科梅蒂作品的那種模糊而玄妙的情緒，得到了更廣泛的解讀，不知有多少飽受痛楚的觀者，在賈科梅蒂永遠無法走近的作品前淚流滿面。

「美只源於傷痛。每個人都帶着特殊的、各自不同的傷痛，或隱或顯，所有人都將它守在心中，當他想離開這個世界感受短暫而深刻的孤獨時，就退隱在這傷痛中。所以這種藝術與我們稱之為「苦難主義」(misérabilisme)的東西相去甚遠。在我看來賈科梅蒂的藝術是想揭示所有存在者甚至所有物體的隱秘的傷痛，最終讓這傷痛照亮他們。」賈科梅蒂的另一位粉絲，尚·熱內如是說。

離開超現實主義運動，賈科梅蒂離群索居。他愛過的人很多，包括妓女和一個頭上長瘤子的乞丐。亞里士多德說，離群索居者，不是野獸，就是神明。在諸多藝術家眼裡，賈科梅蒂一定沒有高更那麼接近神明，好在野獸亦不錯，充滿着怪異又澎湃的精神力量。

部分資料來源：紐約蘇富比、《賈科梅蒂的畫室》

(作者：尚·熱內)



▲賈科梅蒂作品《貓》

背後的賈科梅蒂

全球最貴雕塑



▲畫室中的賈科梅蒂，由 Gordon Parks 拍攝於一九五一年

◀賈科梅蒂作品《行走的人》



▲賈科梅蒂作品《狗》，被視為超自然的孤獨存在

秋拍或蒙損八成 滬拍賣業尋出路

大公報記者 張帆、顏菁

從一九九三年上海朵雲軒書畫首拍敲響第一槌以來，上海很長一段時間佔據了全國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的半壁江山。但去年，上海文物藝術品拍賣成交額僅佔全國一成多的市場份額，而北京佔了近七成。京強滬弱局面已然形成。而今年秋拍在即，滬上拍賣界迎來的不是財神爺，而是一場「地震」。十四家上海龍頭拍賣公司被暫停「文物拍賣經營資質」。八成文物拍賣份額或受影響。本報記者近日訪問了上海市拍賣行業協會副秘書長朱建平，看滬上拍賣將何去何從。

老拍賣行「倚老賣老」

十月底，國家文物局發布《文物拍賣許可證》年審結果，十四家上海拍賣公司被暫停「文物拍賣經營資質」。包括本港藏家頗為熟悉的、國內第一家藝術品拍賣公司「朵雲軒」。

此次被暫停資質的企業多是「第一類文物拍賣經營資質企業」，這類企業需具備三個條件：註冊資金達到一千萬元以上；有至少五名副高級以上職稱的文博專業人員；要有金屬器、瓷器和玉器這三個專業的專業人才證書。朱建平稱，上述十四家企業大多數所有條件都具備，問題就出在年審時沒有將三張證書「明確上報」，因此戴上「無陶瓷器、玉石器、金屬器類文物拍賣企業專業人員」的帽子。這看似一個小問題，卻引

出了大麻煩。年審兩年一次，實際上早在上年年審時，國家文物局就明確規定，一類企業需具備金屬器、瓷器和玉器三張證書，但當時特提出「老企業老辦法」，即二〇〇九年開始頒發三證之前成立的企業沒有硬性規定要提交三證，在朱建平的理解中這只是對老企業「下不為例」的警示——沒證的考證，有證的應該嚴格按規定提交。而今年國家文物局再度年審時，包括朵雲軒等企業誤以為可以繼續沿用老辦法，朱建平也同時批評了上述企業普遍存在「優越感」——「老企業老辦法」不



▲秋拍在即，十四家上海拍賣公司被暫停「文物拍賣經營資質」，包括朵雲軒 資料圖片

可能一勞永逸，三張證書是一個硬指標。

金屬器專才最緊缺

此外，記者採訪到的業內人士和專家有一個共識，就是此次危機暴露出了拍賣業人才的短板。朱建平指出，近年來大舉進入中國市場的國際知名拍賣公司，讓中國業內學到不少新理念和經驗，如佳士得等，其人才濟濟令人印象深刻。

朱建平介紹，在三證中，最緊缺的是金屬器類專家，目前滬上持此證書的數量遠遠少於拍賣公司數量。也有業內人士直言，這一數字不超過



▲十四家企業之前拍賣的業務量佔到了滬上的八成 資料圖片

二十個，且金屬器類考試的通過率基本不到二成。

朱建平說，拍賣業人才還有一個問題是後繼不足。他說，專家可以分為三派——「實力派」，實踐經驗豐富，後期又經過專業知識培訓；「學院派」，來自專業學校；「野獸派」，從藏家進化而來，純粹通過實踐成才。無論哪一派，頂級專家是要經過多年的實踐歷練的，所以大多年事已高。用行業發展的眼光看，應該設立激勵機制，讓業內的老專家花更多精力和時間來培養下一代。

實際上，近幾年滬上拍賣界一直都在思考何去何從的問題。上海，作為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的發源地之一，走過了二十多年的發展歷程。從一九九三年上海朵雲軒書畫首拍敲響第一槌以來，很長時間曾佔據了全國市場的半壁江山。但二零零三年非典後，上海開始「喪失江山」。京強滬弱的格局已經形成多年。去年，上海文物藝術品拍賣成交額四十點五億元，僅佔全國一成多的市場份額。

不過，現時的內地拍賣中，上海依然是買家和賣家最大的來源地。有專家指出，隨着自貿區的建設推進，文物拍賣領域的開放是遲早的事情。若是加上國際知名企業的同場競爭，將有助於促進滬上乃至國內的拍賣企業國際化。